

散文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本屆散文獎共收到三七二件來稿，分三組看稿，每組稿件未重疊。言叔夏和王盛弘同組，她表示，「這一批有趣的題材很多，但是相對的，沒有太突出或太亮眼之作，大部分稿件在文字和口語之間沒能抓到較好的平衡感。書寫最多的題材仍是親情，以自身出發，包括家庭、自己和家人之間的關係。我們選出這十二篇，最多的是寫身體，包括性別、性傾向、認同之類；有『非常』的，比方涉及疾病；也有抽象的身體與精神的連結，比方這幾年滿常見的附身。」

王盛弘坦言，「今年這組沒有讀到『就是這篇了！』的作品，讀完有兩個感想，其一是，過去寫到手遊、網路遊戲，大部分是長輩叮嚀晚輩不要太過耽溺，現在開始有孩子反向去寫父親，且透過網路連結彼此的感情。那些曾被指責耽溺網路的小孩已經變成父母，他們與自己的孩子有了新的溝通方式。這次有一篇就是寫爸爸是臉書上的網紅，孩子透過臉書去認識爸爸。其二是，這一屆似乎女性寫作者比男性寫作者寫得更好，無論探索自己的身體、情感、生命經驗，都更直接有力，更開門見山，更能往情感深處或身體私密處去挖取，更擅長把自己交給文字，藉文字來袒露自我；男性則還要藉由外在事物界定自我，較缺乏深刻探索。」他也發現，「題目都訂得很口語化。因技術較有不足，這次我選的多是生命經驗或故事細節能打動人的。」

黃信恩與楊隸亞同組，他也讀到很多與性別相關的書寫，「你會發現性在這批作品裡，是很自由地穿梭，寫及各種性傾向，甚至跨性別。其中一篇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母親寫自己在小孩面前脫下褲子，告訴他們怎樣把棉條塞置。乍讀覺得我不是太保守？後來我發現，這些作者並非尺度變得更開放，而是可以更正向、不帶邪念地看待性。另外，母親角色的文章也變多，看到很多洪愛珠的影子，以母親身分發展出更深層的書寫。此外，我也嗅到諸如求職待業困境，還有多篇寫到家族故事的仇恨與愛。」他的評審標準是，「我偏愛乾淨的文字，一個事件可以用簡單的方式來敘說，不要太繁複的形容。有些稿件好用力，讀一段就需要喘口氣，用很大的字，繞圈去形容一件事情，脫離那些修飾後，想表達的東西是很乾瘦的，僅靠文字膨脹起來。」

楊隸亞觀察到，除了性別書寫，「貓的書寫比例大幅度增加，且貓的出現，已不像以往動物書寫，變成貓也是家人般的存在，去開展故事。另外，心靈療癒主題增加非常多，問神、占卜、算命，比例非常高。」

楊富閔與劉梓潔同組，他說，「這次發現：舊的東西會很明顯。無論舊的題材，語言，形式，或參照某種得獎範式與敘事套路，會明顯出現『這有點舊』的感覺，也不是寫得不好，但顯然我們期待不一樣的寫法。此次也較少『正義』的、『某一種不公而需要控訴』的議題性之作。此次讀完，印象深刻的一篇是寫哥哥當志願役支援家中經濟，後來因故長皮蛇，病好之後，疤痕還在。那疤痕是我讀完這批稿子後，最有印象的符號——你痛過，舊的東西不見了，長出新的皮，我期待有一種新的美學

像那樣長出來。」

劉梓潔認為，「散文很難寫，特別是二十年來各家已建立起某個題材的高標，後來的參賽者只能盡力模仿。無論寫醫療或鄉土民俗，都很少看到出現新的、讓人驚豔的作品。去年散文首獎事件，是否也形成某種嚇阻作用？寫作者反而會回到自身真實的生命經驗去挖掘。但還是會受到既有散文套路影響，例如找一個物件，做一點功課，再套入情感。比如歌仔戲，可能先爬梳一些歌仔戲曲譜和歌詞，引用後跟家族故事扣連；或以染頭髮講婆婆媳關係；好幾篇跟民俗、宗教有關的，可以發現寫作者大概先 Google 關鍵字，把資料串接，讀來像一篇擴大的小品文。」

散文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宇文正指出，「這批稿子素質非常整齊，初審選得很好。幾乎每一篇都讓我覺得，如果我沒選而其他評審選了，都可以理解。相信決審會非常困難，因為雖有一、兩篇較亮眼，可整體素質非常接近。」評選時，她首重整體文字表現，「喜歡清新不做作、不黏膩的作品。在這樣的文字基礎下，這次主題灑狗血的不多，尤其一些好作品，都是尋常的題材。」她且觀察到，此屆關於女性的作品非常多，「題材尋常沒有關係，只要文字好，情感上能夠說服我打動我，我就會選它。」

吳鈞堯認為，這次內容的多元大於形式的創新，「因為散文的形式要做很大的突破，比較困難，相對地，內容變得非常繽紛。占比很大的是家庭，雖寫親人，但對黑暗史的挖掘比較多，比如跟父母對抗，他們用情節來布置空間，用種種東西做為介質，增加文章可讀性。我也讀到對身分的探索，對命運的束縛產生懷疑，甚至懷疑整個父權社會這樣運轉到底妥不妥當；以及，關於『傳統女人的命運』，能讀見當代散文寫作者如何去解釋、去突破。另有對環境和他者的關懷，寫人跟大自然如何相惜共生；也有一種主題較少見，是關於生命氛圍的建立和摸索，虛構一個場景，思考美學建立的可能。無論哪一種，我都認為是站在傳統散文的對立面。我以前會跟學生說，散文千萬不要寫情色，不要有陽具、陰道、勃起等字眼，可是現在不太一樣，情欲大膽流露，對情感，生命本質，欲望的挖

掘，比過往散文增加很多。這次的參賽作品，有各自的觀察和描繪，甚至是解構的可能性，我會看作者如何把題目好好解開，回扣其想塑造的形式與內容。」

胡金倫表示，「初讀這批作品時，讀到一半我會放下來，突然有很沉重的感覺。多篇稿件都從女性角度出發，很多都不快樂。當中有疾病，多為乳癌、憂鬱、躁鬱，也有性上癮和失禁，女同志題材特別多，男同志約兩篇，也包括對身體的探索，以及探討女性、母親從傳統到現代，在社會／家庭／職場的角色扮演。此外，約有三、四篇寫敘述者跟神明的關係，附身、起乩的部分滿有趣，但難免有些用力過度，略顯雕琢，文字表現還是最重要的。」

散文獎

決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真實的生活氣味

時間：二〇二四年十月二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石曉楓、林俊穎、林黛嫻、郝譽翔、蔡逸君（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三七十二件來稿，由言叔夏、王盛弘、黃信恩、楊隸亞；楊富閔、劉梓潔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四十二篇作品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於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宇文正、吳鈞堯、胡金倫等三位複審委員，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推舉林俊穎擔任會議主席，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蔡逸君：非常愉快的閱讀經驗，題材多樣且深刻，有滋有味，入情入理。好幾篇都足以做為首

獎。我回顧十九篇歷屆首獎作，有一半是親情、性別書寫，這是此獎一開始就起了標竿作用，表示此獎因獎金高，影響很多人寫作方向。因此這屆我想選出類型不同之作，拓展散文多樣性。另此首獎作品，則書寫弱勢，創傷，病痛或新世代處境，雖是個人內心紀錄，也為時代留下影像，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判準：如何從個人內心世界，連結到更廣，甚至加入議論的成分。若此屆能豎起另一種標竿，往後參賽者就可以爬另一座山，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林黛嫻：此獎是台灣書寫者的目標，最優秀作品都會投來，各種題材都有。非常期待看到可能性，現代散文有一百年歷史了，總期待能不能有突破性作品？其次，也在乎作品的完整。這次多篇作品都有優點和新觀點，但總感覺好像看到一道光，幾乎觸手可及，可那道光一下子又不見了。彷彿作品有想跟讀者溝通的地方，但不曉得是作者沒把握好，還是他的想法我抓不住，總會產生誤差：是不是該往那邊多寫一點？怎麼就停在這裡？期待其他評審能看出我沒看到的部分。

石曉楓：這次進入決賽的十四篇作品，我不斷讀到彷彿有一個體制內的社會框架，作者或是尋找跟這個框架和平共處的方式，或是寫出壓抑，掙扎和反抗。除了每年都有的同志題材，這次還有多篇觸及女性生命歷程，比方少女時代、MeToo事件、被霸凌、育嬰。因此，有人選擇談論框架和規範，有人寫出如何與框架共處或突圍。部分題材會讓我思考，是不是特意選取？因為非常政治正確。寫法上，大家都太純熟了，很會用譬喻、象徵，我一方面很歎服，一方面覺得有點匠氣。若寫得很好，但讀來缺乏感動，我認為是內容含金量沒有跟技巧相符應的關係。這就需要去思考：技巧雖然很重要，

但要怎樣舉重若輕？或者應該回頭去想：寫作的初心是什麼？爲什麼這個題材非寫不可？那才是能夠感動讀者的部分。

郝譽翔：相較於小說，散文更有真實的生活氣味。親情書寫仍是大宗，且彷彿都是家庭殘酷劇場，揭露赤裸不堪的一面。性別議題占比特別高，從同志，性騷擾，性別自我認同跟重新定義等，還有好幾篇寫被困在家庭中的母親。這也讓我想到，一百年前現代散文剛起來，五四的女性散文談的就是易卜生《玩偶之家》，沒想到一百年過去了，娜拉好像還沒有走出來，是不是也反映出台灣某種社會趨勢？還有幾篇是疾病書寫，特別是身心障礙、憂鬱、瘋狂，但好像看不到光，仍在困境中，讀起來也較沉重。散文有時修辭太好反而是毛病，寫得太漂亮反而不夠真誠，所以我會挑選較開創新格局，更貼近現今社會趨勢，能引起大眾共鳴的作品。

林俊穎：以前我都是評審短篇小說，換軌看散文，前者像看手排檔越野賽車，很刺激很過癮，讀這批散文則像開自動排檔的車在城市鄉野寶島漫遊，有它的舒適愉悅感。十四篇作品起碼一半是寫家人、父母、兄弟、姊妹，當然這是最普世的。如何出眾？我覺得他們也都想過了：最好能結合社會議題，把自己書寫的位階提高。另一半寫女性，生態自然，甚至異國旅遊，可是就像各位講的，這兩者最大交集反而是女性處境。我不曉得這是台灣社會面臨的倒退，還是所謂「進步」？能不能從這些作品，以管窺天看出一點點東西，我相當好奇也相當懷疑。不論寫什麼，我覺得散文比起小說，限制和框框多一點，也就缺少了很多野性和叛逆。而且總覺得這批稿子企圖心不是很大，少了一點銳氣——

林榮三文學獎標的這麼大，每個人帶著必勝決心來參賽，因此也被束縛了，好像都在一個安全舒適的範圍內，但求能夠得獎，能夠出線。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圈選四篇，結果如下：

四票作品

〈認識，且記得它〉（石曉楓、林俊穎、郝譽翔、蔡逸君）

〈蝸牛的拳擊〉（林俊穎、林黛嫻、郝譽翔、蔡逸君）

三票作品

〈春山〉（石曉楓、林黛嫻、郝譽翔）

二票作品

〈芬蘭浴〉（石曉楓、蔡逸君）

〈媽媽的人生，落在褲子裡了〉（林俊穎、蔡逸君）

〈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石曉楓、林黛嫻）

一票作品

〈我的爸爸是網紅〉（郝譽翔）

〈蛇〉（林俊穎）

〈澎湖水族館優待票〉（林黛嫻）

○票作品

〈鼠輩押花〉、〈女人永遠要好好打扮〉、〈扮郎〉、〈少女的祈禱〉、〈你媽去讀碩士班了〉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優、缺點。

一票作品

〈我的爸爸是網紅〉

郝譽翔：這篇寫網路世界，尤其Facebook興起，人跟人之間看似親密其實更疏離的狀態。有點心酸，作者卻用幽默筆法，讓人會心一笑。寫打卡和網紅當道，活靈活現，確實身邊很多人每天一開電腦就滑臉書，車禍文生病文或家族史，自己家人都不知道，臉友卻一清二楚。作者從子女角度寫沉迷臉書的父親，一種荒謬的似真非真，到底臉書所呈現的是真實父親，還是現實生活中的父親才是真實的？最後父親得了癌症，好像也變成熱鬧的喜劇，甚至遺產就是帳號代理人。一場充滿生命力的嘉年華，點出這本來就是充滿各式展演的年代。

〈蛇〉

林俊穎：服兵役是這幾年重大、嚴肅的社會議題，甚至關乎國家政策，這篇文章寫十幾年前哥哥因家庭因素轉志願役，中間一度想自殺，因承受不起那樣的壓力。這是值得好好書寫的社會觀察議題。

論，卻僅縮減至一個家庭必須克服的難關，似乎太輕描淡寫，有點可惜。

石曉楓：情感表達節制內斂，滿動人的。但一篇散文的內韻是綿長或平淡，有時就在一線之間，若再讀一遍會覺得較平鋪直敘。

〈澎湖水族館優待票〉

林黛嫻：這篇雖有很多明顯缺點，可是很有創意，把天上飛的粉鳥和水族館的游魚，跟自己生病困境做類比。一開始就引人入勝，文字很漂亮，可惜寫法有點紛亂。希望作者能好好整理，粉鳥怎麼出現的？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比喻？若把這些細節解釋得更明確，會讓譬喻更具說服力。

郝譽翔：整體氛圍滿迷人的，尤其篇名，乍看不懂，讀了才知道是寫在病房的狀態，因此鳥和海洋的對比相當精準恰當。但很多地方有些跳躍，結尾太急促，把前面較壓抑、含蓄的表現破壞了，有點可惜。

蔡逸君：作者在片段文字很有靈光，讀了會覺得，因為身、心都是障礙的，所以所謂的「跳躍」，或許是難免的？她把在病房情境模擬成水族館，其實是看向那些比她更苦的人，她願意付出一份心力替別人著想。最後一段我反而不覺得太露，做為仰賴家人照顧的人，那樣寫其實是很癡心坦露地對人間告白。

林俊穎：中文書寫裡，比喻是很重要的書寫手段，更要求精確。水族館為什麼等於醫院和住院經驗？一下子是綠蠵龜，後面變成石龜，Google才知道這兩者是同樣生物，名字不同而已，接著又跑

出鳥……站在讀者的立場，要讓我知道你的用意、想透過書寫帶來怎樣的情境。

石曉楓：作者藉由從圖書館借來的書裡的一張票根，想像整個醫院就像一片病海，所以把醫院看做水族館，跟外面陽光明朗的世界及陸地做對照，鳥的意象，則是因為隔壁病人發出聲音。很動人的部分是，最後她出院了，但病還持續，所以她說自己有「優待票」。我沒有選是因為做為長期陪病者，感覺此篇對於醫院種種寫得不夠深入，沒辦法觸動我。但文字很好。

二票作品

〈芬蘭浴〉

石曉楓：旅行是最容易把友誼打壞的。此篇跳脫旅遊散文的定式，寫旅途中對自我的省視、與旅伴之間微妙的扞格，寫出了無事中的有事，整篇瀰漫著水氣，關聯到「心裡很鬱悶」或「跟朋友的關係一片迷霧」等多重感受，也扣合題目的「浴」。這是一趟自我認知、自我洗滌的旅程，前面是情緒在醞釀，到旅途尾端，鬱結才慢慢舒展開來。收尾很含蓄，我滿喜歡的。

蔡逸君：我對這篇非常動情，它描寫外在跟內心時非常對應，這很難。它寫出人生行旅的遲疑，把內心徬徨不定、跟一個人的情感關係，徹底藉整趟風景呼應。剛好北歐冷冽，他的文字感又是這麼冷，表面上很安靜，丟了錢包後整個翻轉，有點反諷的味道。很恰如其分地用他所描繪的北歐，來顯示自己黯淡、不確定、陰冷的情緒，情景交融。

林黛嫻：我期待作者把它寫成旅行散文，很想看看他對芬蘭生活的描述，可是作者大概覺得那樣寫不容易得獎，因此一定要跟某種認同、自我突破，或兩人關係的變化去結合，這部分寫得稍微太用力了。

郝譽翔：作者為什麼來到這邊，做了些什麼，為什麼離開，好像都不重要，「芬蘭浴」變成一個自我洗滌或內在情感對話的隱喻。更像一首詩，或詩意很強的小說，甚至有點歐洲旅行電影的氛圍。沒有選它是這一切太美了，有點縹緲。

林俊穎：如果把這篇寫成小說，會不會更有趣？寫成散文，反而淡到像他最後寫的，「窗戶上的一個痕跡」。

蔡逸君：當然這也是一種旅行，但比較著重在人生行旅，這就是朵卡萩一直在追求的。也是非常精心呈現的新式散文寫法。

〈媽媽的人生，落在褲子裡了〉

林俊穎：這批決審作品，寫到女性處境的有好多篇：〈少女的祈禱〉、〈女人永遠要好好打扮〉、用爸爸眼光去寫的〈你媽去讀碩士班了〉，這篇則「道在屎溺」，很有新鮮感。要挑小毛病還是能夠挑出來，可是站在男性觀點，我有讀到它荒謬的喜感，也是在散文書寫裡比較少見的。

蔡逸君：這篇不僅談母嬰問題，也隱約寫出社會如何不善待一個母親。在女性議題的篇章中，算是比較特出的。文字完全沒問題，節奏一直推進，作者很能掌握這種風格，而且幾乎沒有錯漏字。

郝譽翔：做為母職書寫，它在這批作品裡確實最亮眼，修辭風格很強烈，把身為媽媽所要承擔的壓力，膨脹到最飽滿，是其亮眼之處，但可能也是問題：是不是太誇張了？作者刻意用「最低的層面」去寫身為媽媽的處境，太狼狽不堪了。如果視為一種修辭風格，變成一齣荒謬劇，就比較能接受。母女形象對照是不錯的。結尾兩行稍顯多餘，好像一定要做一個總結，但整篇風格確實滿突出的。

林黛嫻：似乎寫得太露了，作者想用荒謬的情狀來突顯母親處境，而且一再使用短句，每頁有四、五行，偶爾用短句可以，用這麼多就稍嫌刻意。

〈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

石曉楓：這篇藉一個病人進行手術的過程，穿插醫生自己的回憶。每個接棒都非常精確且自然，雙關處處，寫出想重建卻困難的父子關係，或者說，想虛構也無法虛構的父子關係。他跟父親之間，到底該怎樣重新縫合？癥結點是他意識到對父親的傷害背後還有更深的傷害。表層是他曾誤入歧途，父親報警；更深的傷害則是他對父親所在階級的鄙夷和嘲諷。好比童年時爸爸在做家庭代工，他渴求陪伴，可是他爸爸只把一個舊電扇轉向兒子。閱讀的痛感來自於此：父親對他的愛這麼拙於表達且深刻，但最後卻反而變成他傷害父親的工具，所以他說自己「是一個很壞很壞的人」。結尾也很深刻。即使這是常見的親情書寫，也用套式去扣手術過程做為結構，但我還是覺得很完美。

林黛嫻：我也覺得這是完整又動人的一篇，敘述手法和主題呈現都非常到位。雖然像是傳統親情

書寫，但可以看到一個牙醫師如何敘述他的人生，能寫出這樣的內容讓讀者感同身受，是非常難得的。我只是有點納悶，過了十年還可以考上牙醫系？以台灣學制要做到這點，相當不容易。

林俊穎：我首先考慮結構問題。作者寫了那麼多專業的醫學術語和執行過程，可是對我這個門外漢而言，會變成閱讀障礙。才四千字，花費過多篇幅談手術，還要把這東西過渡到對爸爸的情感、懺悔、贖罪。最覺得遺憾的是，如何從「壞小孩」變成一個牙醫的過程，寫得太過簡略了。

郝譽翔：我沒有選這篇的原因，恰是一切都建立得太完美了。一場重建手術對應父子關係的重建，從過去身在底層家庭，出沒撞球間賭博偷錢的浪蕩子，變為牙醫，我也會好奇，他如何「變好」？非指奮鬥過程，我更想讀到的是，他如何跨過那個鴻溝？此外，可以拿手術當隱喻，但細節真的稍嫌多了些。

蔡逸君：比較疑惑的是，稍微碰觸到健保問題，比如其他牙醫病歷「作假」，這與此篇的關聯是什麼？

石曉楓：病歷要不要「作假」，跟他要不要去虛構與父親的關係有關，有時人會本能地避開不堪，假裝他沒有對父親說過那樣的話。他對自己內在深層的剖視是很深刻的。其實，他也一直在透露自己並非很優秀的學生，重考再重考，把系所教學目標潤飾後背下來，還在手術中被趕出去，是很努力，才勉強攀到邊緣。

郝譽翔：因為文章前頭是「歹团」形象，「翻轉階級」的過程似乎顯得簡略，較為可惜。

林黛嫻：他以前浪蕩耽誤了考試，並沒有說他不聰明，這不衝突。我注意到，前面寫他不能「憑空想像出對應的畫面場景，以此去虛構出一個能說服人的故事」，不曉得是否暗示有些段落是自己的真實經歷，有些是虛構？

郝譽翔：我並沒有否定其真實性，只是假定可以多透露一點轉折，調整手術的比重，讀起來會更滿足。

三票作品

〈春山〉

石曉楓：題目有雙重涵義，情欲之起就像起乩，神奇賦予這個哥哥的情欲某種宗教性。我很嘉許他寫情欲的部分，哥哥的汗水、床單上的花，後來他跟哥哥在西門町見網友，哥哥襯衫「有種內斂又狂放的宗教感」，把情感跟宗教性結合起來。用腐敗氣味寫情欲也寫得很棒。小標都下得滿好的。一個很動人的暗示是，做為敘事者的「我」，跟哥哥命運有某種相仿，他可能是初階版的哥哥，因為他小時候也有帶屎般的預言能力，和哥哥後來被選為乩童一樣；他看到哥哥跟朋友相擁，他的下體也會硬挺起來；可是哥哥自由了，並沒有來接「我」，最後不只寫哥哥，敘事者也在其間若隱若現。但這篇設計感很強，我只有這點略有疑慮。

林黛嫻：這篇從題目的雙關，小標的設計，還有細節的掌握，都在召喚評審投它一票。他寫阿公

悠悠從房間走出來說，想不到家裡出一個 homo，畫龍點睛寫出去了一個炸彈的狀態，這些細節非常好。不過，他哥哥被抓到在廁所跟同學抱在一起，讓我有點懷疑，同志會故意暴露自己嗎？當然我的認知不一定正確。

郝譽翔：作者真的很會寫，如果是設計，那也要承認真是個寫手。篇名下得很好，每段開頭都有深意，以鬼在跳舞開場，發春的乩童之舞。身體情欲如何在這樣的家庭乃至於社會框架裡突圍而出？雖是陰暗的悲劇，但我喜歡作者筆法帶點黑色幽默。唬爛間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寫出中永和的雞犬相聞，人間好像是荒謬的存在，可也呈現出認同和接受。我很喜歡他寫的空間氛圍。他寫同志時，我不知道是不是民間底層社會的真實？總之是一種「接受」的方式，唬爛、通靈、起乩等等交織，最後菩薩說阿兄過得很好，以此超越現實的一切束縛。整體來說，很完整，每個環節都很到位。

林俊穎：這篇和〈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性質完全不同，我相信那篇跟父親的情感是真實經驗，不會懷疑其真實性；這篇如果真有其事，為什麼不寫成小說呢？這是書寫策略的錯誤。如果這篇是假的，硬寫成散文，那就代表對文學獎的基本認知和判斷也是錯誤的。

石曉楓：如果是「真的」，為什麼一定要寫成小說？

郝譽翔：因為太簡化了。裡面有一些設計，讀起來不太真實。

蔡逸君：這篇確實很明顯就是小說寫法，不管內容真實或虛構。我當然不能規定散文不能寫成小說，但這樣的作品可以不要來參加散文獎。過去我們認知散文敘述者的「我」就是真實的「我」，無

論用「你」或「他」來當敘述者，也都是指「我」。但逐漸有人打破這樣的「默契」，並且在文學獎中得獎。到底我們該鼓勵這樣的作品嗎？我自己的立場，會呼籲散文獎參賽者，如果能夠自律，不要用這種模糊的形式，因為林榮三文學獎並不是沒有小說獎可以參加。

林俊穎：其實我可以不在乎我的底線，不去管虛構與否，就把它當做一篇文章來讀。這篇故事有它很複雜的結構和脈絡，牽涉到台灣民間信仰，如果一家子出了兩兄弟都是同性戀，要怎麼去呈現這個情境？文中的唬爛間滿有意思——如果整篇都是唬爛，那又怎麼樣呢？既然有這麼好的題材，就應該好好經營，不要浪費，寫成一篇四千字文章，運用還算高明的手法，分成四小段，蜻蜓點水把它解決掉。我反而是在這個心情上覺得很可惜。文學獎本來就是匿名評審，君子可欺以其方，若真是夠高明的寫作者，是可以騙過很多讀者的；可是在某種程度上，你也是騙不了讀者的。

石曉楓：這題材有一定的奇觀性，很適合寫成小說沒有錯，可是現在的結構就是散文式的。如果要寫成小說，是另一種寫法了。

林黛嫻：對，我曾在意散文小說化，可是這篇還在界線裡。

蔡逸君：單論文章，有兩處我不很確定。其一，它刻意營造偷窺的感覺，結構、文字都非常好，要讓讀者獵奇，問題是並沒有超出前人所寫，連場景都一樣。第二，它暗示乩童的血液可以遺傳，並暗示同性戀的血液也在遺傳，包括他性啟蒙對象是哥哥，一開頭就有窺視哥哥的亂倫感覺。乩童和同性戀是血液遺傳的結合很新鮮，可問題是，同性戀是遺傳而來的嗎？

四票作品

〈認識，且記得它〉

林黛嫻：作者對植物的認識是有專業性的，可是放在文中，要跟讀者交流溝通的是什麼，我不容易掌握。他有自覺生態書寫面臨「敘述的貧乏」，似乎還是寫到落入窠臼？講「愛」的句子也略為俗氣。但文字和整體氛圍滿好的，且集中在「怎麼去認識、記得它」，確實也沒有偏離主軸。

林俊穎：我抱著第一輪投票要讓不同類型突出的心情選它。九月《文訊》唐捐有篇〈從美文體到沉思體〉，這篇也應該歸檔到沉思體系譜。作者用人類眼光看大自然，大自然很殘酷，但奇妙的是，再怎樣弱勢的物種，一定能想辦法繁衍生存。那麼，一個作者，做為植物的愛好者，甚至觀察者、記錄者、攝影者，面對這永遠的難題，要不要介入？你的介入是不是破壞？自然總是被人類犧牲的一方，那該怎麼辦呢？這樣一個「沉思體」，想要議論得有架構邏輯，正反思辨自己要相當清楚。可惜有些地方不是那麼有條理，或只是用結論帶過。

石曉楓：作者對生態的觀察很豐富，文字很成熟，我喜歡文中誠實的自省。比方他寫怎麼去認識植物，看見、記得它們，當它們消失了，他感覺到痛；可是當變成只是按圖索驥，他也很誠實反省，自己是否也陶醉在那種掠奪的快樂裡。去年黃瀚峯《沒口之河》得了好多獎，會讓我警惕：有某些題材，在散文獎裡，就是會引來目光。但這篇的情感面確實有說服我。

郝譽翔：在資訊泛濫、文字過度充斥生活的現在，我特別希望讀到散文帶領我們認識世界的新面

向，比如這篇。作者從自然植物寫到哲學思辨，環環相扣，層層推進，縝密扎實，用字也典雅準確。最精采的還是在於思辨，每個段落，從樹有沒有聲音、神經，或植物只是一個抽象概念，甚至社群媒體的生態攝影變成一場暗中較勁，他提出「觀測本身是暴力的」，這種量化指標是不是一種真正的認識，或只是占有？無論點出生態書寫的困境，或是否流於刻板姿態，作者是有自覺的。所以他說整個植物學論述已經變成許多歧路，再無花園。他沒有一味擁抱既定概念，反而不斷自我解構，充滿批判跟省思。也是這批作品中，唯一一篇面向外在的。

蔡逸君：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篇。在此獎傳統中，最早沒有這種自然植物書寫，後來得獎的有〈蕨路〉和〈內向雨林〉，這就是示範作用。可能有人讀到〈蕨路〉，認為他可以寫得更好，就寫出〈內向雨林〉；有人看見〈內向雨林〉原來在這個獎中是可以被討論的，就寫出〈認識，且記得它〉。這就是立一個標竿，大家會去追求。

〈蝸牛的拳擊〉

石曉楓：寫出被圍毆，被MeToo，被網路霸凌，被前男友攻擊……生活裡滿滿惡意。很清楚的一個觀念是，「我是一隻軟弱的蝸牛，我要慢慢長出殼來」，可是似乎沒有把身體感寫出來？拳擊和長出殼的痛，是很身體性的，既然選擇用身體的角度切入，就應該好好寫出來，可那體感被虛化了，因此我好像只得到一個簡單朦朧的概念。

林黛嫻：作者應該真的練過拳擊才會寫出那些步驟，作者能找到認識自己的方式滿好的。雖然這

批作品多數都有強烈設計性，它也一樣：蝸牛的殼要是破了，身體怎麼辦？一開始意象就非常清楚，寫到自己的境遇，如何突破，尤其最後說她又拿出手綁帶纏住自己的手，去回味對抗強勢的感覺，有所呼應。題材很好，如何突破困境也有表現，比較可惜的是我前面說的，看到一道光，可是那光一下又不見了——她要去參加比賽，後來怎麼沒去呢？

林俊穎：因為疫情，主辦單位取消了。

林黛嫻：她要寫教練訓練比賽的過程，還是可以跳過疫情。這件事無疾而終，敘述中斷，沒有讓「蝸牛的拳擊」繼續往更深刻發展。

蔡逸君：她受到的傷害是很巨大的，延續整個生活、生命，所以有人經過的地方她才敢夜跑。那是心理的傷害。她一直在說服自己，可是陰影始終沒有過去，甚至曾經騷擾她的人再一次透過網路騷擾她。對於有這種經驗的，無論男性女性，暴力的陰影如影隨形。就像她以為母親去世了，天底下再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事，可不是這樣，這部分寫得相當入骨。

林俊穎：比起其他十三篇多多少少都有微微的不精確，這一篇整體而言毛病最少。至於大家說到寫文章的設計感，我覺得是避免不了的，參賽者抱著必勝的決心，怎麼可能沒有設計感？小說本來就容許設計，我們對散文的要求也許嚴苛一點，希望它融設計於無形。這一篇，我不想把它歸類為女性書寫，她就是一個普通的平凡人，有她的創傷，怎麼克服，她很平實平淡地寫。這樣的風格之下，帶出的節奏不疾不徐。裡頭兩段寫到眼淚的地方是很高明的設計。拳擊怎麼跟蝸牛扯上關係？我後來想

通了，綁手帶和蝸牛螺紋，再加上彈簧，比喻是這批作品中最成功的一篇。建立起鏡頭，視覺化是吻合的，不會讓我們覺得與事實不符。寫出一個平凡人怎麼面對自己，療癒自己，克服自己，解放自己的勇氣，藉拳擊寫得引人入勝，看似平淡，可是有很深層的力量。

郝譽翔：這篇寫性騷擾、MeToo，不只如此，還有國中的霸凌，乃至於前男友對她的暴力，和網路上的批評，好像世界處處充滿了惡意和看不見的暴力。如何對抗這些暴力？作者用拳擊和蝸牛做出很精采的比喻。拳擊剛好是現在非常流行的運動，我相信作者真的在打拳擊，細節都寫得很到位準確。文字看起來簡樸，娓娓道來，其實暗藏很多玄機，不著痕跡扣合在一起。比如俊穎提到的拳擊和蝸牛，拳擊是一個彈簧，蝸牛的紋路也是堅固的彈簧，可以互相呼應。用這樣的角度來寫一個女性對抗暴力的處境，是相當不教條也不刻板的。比如它寫到防守的方法，一種是閃避，一種用拳頭拍掉對方的拳頭，看似談拳擊，卻一語雙關，講出女性面對騷擾和霸凌的反抗方式。還有一開始寫花蓮絲絲細雨，結尾又回到雨，降下來成為海洋。很多巧妙伏筆。是個高明的寫作者，才能如此從容，精心埋藏布局。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皆被放棄。評審針對六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認識，且記得它〉 18分

（石曉楓 4分、林俊穎 4分、林黛嫻 1分、郝譽翔 4分、蔡逸君 5分）

〈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 18分

（石曉楓 5分、林俊穎 3分、林黛嫻 5分、郝譽翔 3分、蔡逸君 2分）

〈蝸牛的拳擊〉 18分

（石曉楓 1分、林俊穎 5分、林黛嫻 4分、郝譽翔 5分、蔡逸君 3分）

〈芬蘭浴〉 12分

（石曉楓 2分、林俊穎 2分、林黛嫻 3分、郝譽翔 1分、蔡逸君 4分）

〈春丑〉 5分

（石曉楓 3分、林黛嫻 2分）

〈媽媽的人生，落在褲子裡了〉 4分

（林俊穎 1分、郝譽翔 2分、蔡逸君 1分）

由於〈認識，且記得它〉、〈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蝸牛的拳擊〉同分，評審進行第三輪投票，最高3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蝸牛的拳擊〉 11分

（石曉楓 1分、林俊穎 3分、林黛嫻 2分、郝譽翔 3分、蔡逸君 2分）

〈認識，且記得它〉 10分

（石曉楓 2分、林俊穎 2分、林黛嫻 1分、郝譽翔 2分、蔡逸君 3分）

〈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 9分

（石曉楓 3分、林俊穎 1分、林黛嫻 3分、郝譽翔 1分、蔡逸君 1分）

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由〈蝸牛的拳擊〉獲得首獎，〈認識，且記得它〉獲得二獎，三獎為〈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芬蘭浴〉和〈春山〉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獎

決審簡介

石曉楓

一九六九年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為該系專任教授。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跳島練習》等；論文集《文革小說中的身體書寫》等；編著《創作的星圖：國民散文手藝課》等多部。

林俊穎

一九六〇年生。政治大學中文系，紐約市立大學 Queens College 大眾傳播碩士。曾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金鼎獎，金典獎。著有長篇小說《猛暑》等多部，中短篇小說《某某人的夢》等，散文集《盛夏的事》等。





林黛嫻

一九六二年生。世新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兼副刊主編，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曾獲中國文藝獎章小說創作獎。著有散文《彼身》等；小說《單獨的存在》等。



郝譽翔

一九六九年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曾獲金鼎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時報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城北舊事》等，小說集《幽冥物語》等，論著《城市異鄉人》等。



蔡逸君

一九六六年生。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曾任副導演、編劇、《印刻》副總編輯，現專事寫作。曾獲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首獎等。著有散文集《跟我一起走》、小說《我城》等。